

民俗與藝術

叢書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上海南匯縣
老港鄉農家
渡橋儀式與橋文化

朱建明 談敬德 著

ISBN 957-8892-95-0



00250



9 789578 892958

民俗藝

叢書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上海南匯縣
老港鄉農家
渡橋儀式與橋文化

朱建明 談敬德 著

上海南匯縣老港鄉農家渡橋儀式與橋文化 /
朱建明, 談敬德著. --初版. --臺北市:
施合鄭基金會, 1996 [民85]
面 ; 公分. --(民俗曲藝叢書)
ISBN 957-8892-94-2(精裝). --ISBN 957-
8892-95-0(平裝)

1. 地方劇-江蘇省

982.521

85005482

民俗曲藝叢書

主編 王秋桂

上海南匯縣老港鄉農家渡橋 儀式與橋文化

作者 朱建明·談敬德

責任編輯 丁主惠

美術編輯 廖震環

出版者 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

發行人 施仲信

地址 台北市西寧北路六二之三號三樓

電話 (〇二) 五五二三九七三·五五二一九一〇

排版 天翼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 精裝三五〇元 平裝二五〇元

出版日期 一九九六年六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民俗曲藝叢書序

王秋桂

《民俗曲藝》由邱坤良先生於一九八〇年創刊。我從一九八九年第六十一期起接掌編務。開始就一直有編輯、出版叢書的構想。起先是想把刊在《民俗曲藝》上的文章分類編成論文集出版。但考慮到這樣一稿兩用未必受到讀者的歡迎，就打消了主意，只是近數年在編輯的方針上盡量採用專輯的方式。一九八八年前後蘭州大學葉開沅教授提議和我合編「中國戲曲史叢書」。我們訂了體例，並且開始約稿。但是後來葉教授轉至多倫多大學任教，當初所約的稿也只有少數能夠使用，這個計畫就停了下來。自一九九一年七月開始，我接受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補助，主持「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畫，分別在遼寧、山西、安徽、湖南、江西、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四川、貴州、雲南等地進行考察。由於計畫成員的努力，在頭兩年就已經獲得豐碩的成果。當初計畫並沒有編列編輯及出版的預算，我於是跟《民俗曲藝》施發行人仲信商量，把計畫成果列於一直構想中的「民俗曲藝叢書」，由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版。承他一口答應，並且同意編列出版經費。

「民俗曲藝叢書」的出版計畫經修訂後預計在四年之內出書八十種。內容可分為五個大類：一、調查報告，二、資料匯編，三、劇本或科儀本（集），四、專書，五、研究論文集。調查報告是基於田野資料所撰述的報告，附有豐富的圖片及儀式表演中所用的文字資料，如科儀本、劇本或唱本、表、文、符、籙、疏、牒等。資料匯編就特定專題如「貴州儺戲」匯集史料中相關的記載加以整理編排以利學者參考。劇本集校訂各地目連戲、安徽貴池儺戲、貴州安順地戲等儀式劇之劇本並附前言說明各劇本之來源，傳抄過程及演出情形等相關資料。科儀本集係就一特定法事所用之經書依儀式場次編排，並附總論交代道（儺）壇源流，壇班成員，道（儺）壇佈置及法器、法服等資料。專書及論文集就特定主題做深入或廣泛的探討。

張光直先生在《考古學專題六講》第一講「中國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中言道：「研究中國古代史不能不研究世界史，研究世界古代史更不能不研究中國史」（見該書台灣版，台北：稻鄉出版社，一九九〇，頁二四），原因是「根據中國上古史，我們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類歷史變遷的新的法則」（同上）。同樣的，中國民間儀式的研究也可以對世界民間文化或人類學作出貢獻。在此我僅舉儀式面具為例，從 Claude Lévi-Strauss 的 *The Way of the Masks*（一九

八二英譯本；法文本原分兩部分，分別出版於一九七五及一九七九）到 Henry Pernet 的 *Ritual Masks*。（一九九二英譯本；法文本原出版於一九八八）都沒有提到中國的面具，甚至在引用書目中也找不到一篇相關的論文。但僅就我們計畫的調查所及，從江西萍鄉的傩舞、萬載的跳魑、安徽貴池的傩戲、郎溪的跳五猖、福建邵武的跳番僧和跳八蠻，到廣西柳州的師公戲、四川西陽的陽戲、雲南小屯的關索戲、昭通的端公戲、貴州德江和岑鞏的傩堂戲及安順的地戲等，各具特色的面具都是儀式表演中不可或缺的成分。而從岩畫及陶石器皿上的幻面看來，中國在新石器時代就可能已有面具的存在。考古發現證明至遲到商周時期銅面具已經廣泛的使用。秦漢以後，雖然實物不再可得，但文獻或圖像記錄得很清楚，面具的使用和傩儀息息相關。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現在。以往，由於資料不可得或沒人加以整理，中國儀式面具沒有受到應有的注意。當我們的調查報告出版後，研究世界面具文化的學者就不可能再忽略中國的現象。

除了上述「中國戲曲史叢書」所約的書稿及「中國地方戲與儀式之研究」計畫的成果外，本叢書也將包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和清華大學補助的「梨園戲研究」計畫成果及前者所補助的「目連戲研究」

和「中國祭祀儀式與儀式戲劇」兩計畫成果，以及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所補助之“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主持人·John Lagerwey）及“Ritual Theatre in China”（主持人·David Holm）兩計畫之成果。我們也歡迎海內外同仁提供有關民俗和戲曲研究的書稿。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李亦園教授，沒有他不斷的鼓勵和支持，我們不可能獲取目前的成果。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施董事長正南和《民俗曲藝》施發行人仲信一直讓我放手去做，並且在經費上給予充分的支援。清華大學也先後的提供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的補助做為人事及出版經費。立青文教基金會、昆銘建設公司、陳河東先生、翁肇喜先生、華婉文教基金會、新竹區中小企業銀行、吳惠傑先生等補助部分打字及印刷經費，使得本叢書之出版不致中斷，謹在此致謝。計畫助理和《民俗曲藝》的同仁不但認真負責，而且常常提供寶貴的意見。由於他們的協助，計畫成果才得以順利編輯成書。

謹以此叢書紀念施合鄭先生（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對民俗曲藝的關心和貢獻。

民俗曲藝叢書編輯委員會

編輯顧問：李亦園（中央研究院）

Piet van der Loon (Oxford University)

主 編：王秋桂（國立清華大學）

編輯委員：王安祈（國立清華大學）

王嵩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呂理政（國立史前文化博物館籌備處）

李豐楙（中央研究院）

邱坤良（國立藝術學院）

陳守仁（香港中文大學）

Kenneth Dean (McGill University, Montreal)

David Holm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David Johns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John Lagerwey (L'École Française de l'Extrême Orient)

Jacques Pimpaneau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目錄

前言	0
壹、南匯縣老港鄉及沈氏家族	0
一、老港鄉概況	0
二、沈氏家族	0
貳、農家道場的典型——沈氏渡橋科儀	0
一、農家法事前的籌備	0
二、散(火)居道士及東嶽廟道士法事前準備	0
三、法事過程	0
四、渡橋科儀程式	0
五、渡橋儀式後事	0
叁、其他農家道場渡橋科儀	0
一、周西鄉秦氏	0
二、新場鄉唐氏	0
三、欽賜仰殿見聞	0
四、靈寶玄壇	0
肆、渡橋科儀的比較研究	0

一、季望一本與陳雪賡本	032
二、滬臺兩地渡橋儀式比較	040
三、古今渡橋科儀的演變	045
伍、與渡橋相連的二個科儀	055
一、待王	055
二、沐浴	057
陸、渡橋科儀中的相關神仙	061
一、五靈五老	061
二、十殿閻王	065
柒、渡橋旨意	072
一、盡孝與祭祖	072
二、傳統道教意識的弘揚	075
三、農村休閒文化的功用	077
捌、橋文化	078
一、渡橋的由來	078
二、渡橋儀式中的主客體對象	084
三、奈河橋	088
四、渡橋戲曲	091

玖、與奈河橋有關的科儀本及戲曲劇本	0	9	5
一、沐浴度橋（季望一本）	0	9	5
二、王方沐浴橋式（陳雪賡本）	1	0	4
三、靈寶款王朝修元科（陳雪賡本）	1	1	9
四、戈陽腔本《目連救母·過奈河橋》	1	2	3
拾、音樂曲調	1	3	4
一、曲體結構	1	3	4
二、聲腔特點	1	3	7
三、器樂特點	1	3	9
附錄一：渡橋主旋律譜	1	4	2
附錄二：渡橋音樂分析表	2	2	7
圖片說明	2	3	0
後記	2	4	6

前言

《渡橋》科儀是上海正一派道教經常性拜做的黃籙法事，一般在亡者的三七、五七或七七時進行，其目的：祈禱亡靈平安地渡過奈河橋，繼而登上金橋、銀橋（又名仙橋），最後升達天堂。這是陽眷對亡者墮入地獄後的期待，希望鬼魂免遭冥譴，並及時得到超度。

這一科儀很早就有了，宋代道士呂太古在《道門通教必用集》中記載了《渡橋》科儀程式，一直沿襲至今。

橋，按照通常的理解為河梁，過河的工具。從河的一頭到另一頭，除了游泳、乘船外，橋是最有效、最便捷的交通用具。古代由於科技落後，工業不發達，大型的河流很難見到橋，渡河的手段較少，因此對彼岸的瞭解知之甚少，往往把那裏當作理想世界所在。又人們對天堂及地獄的認識，也與河流相關。即渡過通天河可登上天堂，渡過奈河將墮入地獄。於是對橋產生種種遐想，它的涵義也不斷地得到延伸。有關橋的傳說還有生育、除病、成才、豐收、轉世等作用。道教中的《渡橋》科儀，主要吸取民間關於上天入地的傳說。

佛道二教皆認為奈河是陰間的一條河流，河上的橋稱為奈河橋，人死後從陽間來到陰間，要過奈河橋。但道教與佛教不同的是，從陰間到陽間或升入天堂，也要過奈河橋，只有經歷了這一關後才能登上金橋、銀橋（那些在陽間作善事的人，則無須過奈河橋）。奈河橋是一座非常危險、充滿恐怖的橋梁，要順利渡過此橋，必須尊三寶，皈依大法主，請護橋天尊保佑。而道士在做法事時，應陽眷要求充當護橋天尊角色，演繹一場渡亡靈過奈河橋的道場。本書

將《渡橋》科儀的程序及其意義詳細介紹給讀者，從中可以瞭解《渡橋》科儀在黃籙道場中的地位和作用。

由於有了橋，於是就有關於橋的文化，橋文化從橋的本體來說，可包括造橋、拆橋、守橋、渡橋等方面，其中尤以渡橋文化最爲令人神往。這是因爲所有關於橋文化中，渡橋的故事特別多，涉及面也非常廣泛。本書講述的有關渡橋的各種民俗活動就是明證。並且渡橋文化又可衍生出許多通向天堂、地獄的光怪陸離富有幻想刺激的題材，再由此生發出地獄文化、天堂文化及神仙文化等相關的命題來，使橋文化的外延得到了充實與豐富。本書對橋文化雖然作了初步的闡述，但由於掌握材料有限，未能深入展開討論，不免感到缺憾。希望有志者能藉此題目做出更多更好的文章來，本書願成爲學者們的敲門磚。

壹、南匯縣老港鄉及沈氏家族

一、老港鄉概況

老港位於南匯縣東部地區，東臨東海，南與新港，西與黃路、惠南，北與鹽倉、東海諸鄉接壤，面積三十五平方公里。鄉政府所在地中港鎮，距南匯縣城七公里，有公共汽車直達。

該鄉成陸時間較晚，至今只有百年歷史，其居民除南匯縣西部地區移居外，部分來自崇明縣及江蘇海門啓東的農民。據一九八三年統計，有八六六〇戶，二九七〇〇人，人均耕田面積不到一畝。該鄉轄十五個村，一七六個村民組，工商企業近二十個，有針織，漂染，服

裝，鐵砂，化工，磚瓦，菌種等工業。鄉村工業較縣西部地區遜色，農民經濟收入也要低一些。全鄉小學十六所，教職工一八一人，學生二九三八人，學齡兒童入學率為百分之九九·七。完全中學（含高中）一所，初級中學一所，共有教職工二九九人，學員六六〇人。全鄉文化程度，大學生四四人，中專生十八人，高中生一八七五人，初中生六七七四人，小學生一〇二九四人，中老年文盲半文盲為六一九七人，比四、五十年代有較大提高。（注1）

當地農民在宗教信仰及民間習俗方面，尚未形成完整的觀念與體系。來自本縣西部地區的農民，其宗教及民俗仍保留了原來居住地的做法，崇尚本幫道教，祭祈活動頻繁，並常去廟觀燒香。那些操持崇明口音的移民，則信奉「大沙幫」道教，現因受西部地區影響，開始轉向本幫道教。信士據不完全統計，約有二、三千人，經常去廟觀燒香的有五、六百人。（注2）

二、沈氏家族

港西村位於老港鄉中港鎮西首，南（匯）（老）港公路南側，現有農民約八百戶，三千多人。這次沈氏道場設於港西村第四村民組沈宅。

如乘車去沈宅，自港西車站下車，倒走五百公尺，至一下鄉店（農村小雜貨店）再折南，

注1：參見南匯縣縣志編纂委員會《南匯縣志資料》第七期，一九八七年三月（內部刊），頁一六一三〇。所引數字近年來已發生變化，如學齡兒童入學率已百分之百。

注2：據當地散居道士胡汀彩統計數字。

經過一條拖拉機路（用煤渣鋪成，路面凹凸不平）約走一公里路，過一條小河即到。沈宅爲三幢三層樓房連結而成，每幢房的面積約二百平方公尺。水泥結構，鋁合金窗門，十分氣派。齋主沈金飛，因其父沈來根患肝癌不治身亡，做三七道場。身材粗獷健壯的金飛爲沈家次子，現任老港中學校辦工廠廠長，年收入一萬元。已獨立成家，一家三口，妻子在鄉辦廠工作，年收入三千多元，女兒在念初一。原來道場應由長子沈龍官操辦，因龍官任老港中學校長，中共黨員，國家幹部，不宜在家進行宗教活動，並且他是無神論者，不支持做道場，經家族成員商議，改由金飛主持。

亡者沈來根，享年六十三歲，祖上原居周浦一帶，彭公塘修築後移居老港。長期從事農業生產，文化大革命後，先後在鄉、村企業中工作，亡前在老港中學校辦工廠任門衛。生五子一女，前幾年生活較困難。八十年代，因子女長大，陸續工作，經濟才有改觀，近幾年蓋起三層樓房，已達小康生活。其子女情況如下：

長子：龍官，四十六歲，大學畢業，老港中學校長，年收入八千元，住中港鎮上。

次子：金飛，四十歲，初中畢業，老港中學校辦工廠廠長，年收入一萬元，住沈宅新蓋三層樓房東面一套。

三子：德飛，三十七歲，初中畢業，朝陽農場黃山製藥廠廠長，年收入一萬二千元，住朝陽農場內。

四子：德榮，三十四歲，初中畢業，老港鄉漂染廠廠長，年收入一萬元，住沈宅新蓋三層樓房中間一套。

五子：繼榮，三十一歲，初中畢業，小車司機，年收入約二萬元，住沈宅新蓋三層樓房

西面一套。

女兒：榮芳，四十三歲，小學畢業，務農，住婿家。

女婿：陶才初，四十四歲，初中畢業，老港中學帆布廠廠長，年收入約一萬元，住港西村陶宅。

從沈家子女狀況看，皆處中壯年時期，文化程度大多為初中，除繼榮外皆擔任一定領導職務，收入均在一萬元（繼榮約二萬元），在當地來說是個有實力的家庭。

沈在八十年代初期即患肝炎，曾住院治療。去年復發，子女要求他去醫院診治，但其不願。因為港西四村離汽車站較遠，步行需要二十分鐘，加上乘車去縣城，班次少，人擁擠，十分麻煩。醫院中的伙食及生活單調，不合老人口味，所以儘管子女勸說，仍不能改變他的主意。其實，要搞一輛車送他去看病是不成問題的，老五本身是開小車的，但遭沈的拒絕，他說：「不能為看病用公家的車。」請鄉衛生院的醫生來家看病，畢竟受設備及水平限制，延誤了治療的機會。在患病期間，沈還繼續飲酒，加重了病情，終於在六月十八日去世。沈的逝世，給他的子女打擊不小，他們總認為雖是肝癌還能拖上一段時間，不致走得那麼快。父親那麼快離開人間，是因為子女對他關心不夠，沒有盡孝的緣故，所以決定做道場，懺悔「罪咎」，超度亡靈。

貳、農家道場的典型——沈氏渡橋科儀